

美国梦工厂

American Dreamers



雷

辛

北京出版社

美国梦里

雷 辛 著
北京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美国梦里/雷辛著. —北京:北京出版社,1995
ISBN 7-200-02681-6

I. 美… II. 雷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5)第 03279 号

美国梦里
MEIGUO MENG LI
雷 辛 著

*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100011

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展 望 印 刷 厂 印 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6.25 印张 390 000 字

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ISBN 7-200-02681-6/I·297

定 价:16.70 元

引 子

1994 年春。

苍穹中一轮红日从西半球走进了东半球，把它那炽烈的光和热洒向了华夏大地，将一个新的早晨带给了中国。

几百名医学科学专家从地球上的不同角落汇集到北京科学会堂，一个大型国际性眼科学术会议在这里隆重召开。

在美国代表团里，一位 30 多岁的女学者格外引人注目。她身材苗条，椭圆形的脸上两颊微陷，使她显得有几分柔弱，但当她以敏捷的步伐走上讲台，当她那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论文的题目出现在幻灯屏幕上时，与会者又觉得她是个女强人了。她那双传神的大眼睛又黑又亮，像是两颗星星在闪烁，当她准确无误地回答着听众的提问时，她的眼睛也像在说话。她有着黄皮肤黑头发，从小生长在中国，却是一位美国医生，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。

她出色地宣讲完自己的科研成果，赢得台下一阵热烈的掌声。

与此同时，阳光也照耀着北京的一个贸易中心。

在一间圆形会议室里，一项贸易合同正在签署。斯氏合资企业在中国有三家合资工厂和两家合资商店，投资总额达 3000 万美元，它的总经理是一位 42 岁的中国人。这位总经理身材魁

2293/13
梧，眉宇英俊，身着一套高档意大利名牌西服，身后一左一右站着两位年轻的女秘书。看得出，他的事业很成功。

在贸易合同上签字后，女秘书开始代他办理其余事宜。他匆匆下楼，发动了自己的奔驰牌轿车，向科学会堂驶去。

美国来的女医生上了奔驰车。他和她要去哪儿呢？

汽车没有开到饭店、宾馆，也没有开到办公大楼，而是缓缓地驶进了一家医院。当“安定医院”几个字出现在他们眼前时，这一男一女的表情变得十分凝重了。

进了病房楼，他们找到了一位当主任的老同学。他领他们走进了一间大病房。

病房里，一位年近 40 岁的女人正在狂歌狂舞。只见她把病床上的白被单披在身上当婚纱裙，把病床上的白枕套扎在头上当头纱，一步一拍地从门口走向墙角，边走边舞，边舞边唱着婚礼进行曲。她长得非常像欧美人，鼻梁高耸，眼窝深陷，一双秀美的大眼睛，一口地道的美国英语。她瘦极了，凌乱的长发披至腰间，在白枕套下晃来晃去。六、七个同样疯癫的女病人正围着她观看，她们不时嗷嗷乱叫，为她击掌拍床、砸墙叫好。

门开了，刚才那一男一女走了进去。男总经理轻轻唤了一声：“小丽，小丽！我是光华，我看你来了！”那位美国来的女医生大声地喊道：“小丽，我是露露呀！”

这位女精神病患者不认识他们。她回头漠然地看了一眼，又继续进行她的结婚典礼仪式。她嘴里说的全是英语，一群女病友又开始捶胸顿足为她狂喊叫好。

“小丽！”总经理的眼眶潮湿了，“难道你真的一点也记不得我了？”

女医生已是热泪盈眶。她上前去拉住这位“新娘子”，激动地说：“小丽，我是露露！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？！”

“新娘子”呆呆地看了看他们，又侧过头面对空墙，开始了

她的下一项：由牧师宣布两人结为夫妻。她模仿着牧师，严肃庄重地问：“Do you, Alice, take this man, Polo, to be your lawfully wedded husband?”（艾丽丝，你愿意将波罗做为你的合法丈夫吗？）接着，她马上自问自答：“I do.”（我愿意。）

“Alice! Alice!”（艾丽丝！艾丽丝！）女医生和总经理一齐用英文大声呼唤她。

这次她终于有了反应。她转过身来，朝这一男一女款款笑道：“噢，原来你们是来参加我的婚礼的。来来，”她拉住男总经理，“你呢，就当男候相，站在波罗那边，”她又拽过那位女医生，“你呀，当伴娘，来，你站在我这边，……”

那一男一女再也受不了这种刺激了，他俩大步退出了病房，走进了主任办公室。

总经理长叹了口气，对主任说：“希望你能给艾小丽换到条件好一点的小房间去。”

“这恐怕不太好办。”主任说，“她母亲已经很久不来看她，为她付住院费了。”

总经理说：“她的欠款我来付，今后，她的一切费用由我负责。我希望她能住上最好的房间，得到最好的治疗。”

“唉，你不知道，她住大房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”主任说，“她喜欢人多热闹，她的‘结婚典礼’上也好有‘来宾’。一住单人房间她就想跳楼。徐光华你知道吗？她每天都要结上好几遍婚，住院这一年来，她已经为自己举行过上千次结婚典礼了！徐光华、杨露，你们和艾小丽在美国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好端端的一位眼科主治大夫，怎么去了美国没几年，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徐光华，你和艾小丽是怎么离婚的？你怎么从一个医院的副院长变成一个合资企业的总经理？杨露，我记得你是在6年前作为‘访问学者’去的美国。你是怎么当上美国的眼科医生的？高志远现在在哪里？这几年你们是怎么过的？”

1

故事发生在1988年。

3月的北京街头，树枝上的绿色嫩芽在阵阵摇摆，朝阳洒在脸上暖融融的，寒风卷过，路面上露出斑斑冰霜。杨露环顾四周，心里涌上了一种冬未去春已至的感觉。

她刚从秀水东街美国驻华使馆签证处走出。很奇怪，拿到去美国的通行证后，她却高兴不起来：出国潮已热了多年，自己已年近30，搭这末班车去美国干什么？她回头望望使馆签证处的铁栅栏，思绪像是被拂面而来的春风吹了一下，飘了起来……

北京，有她放心不下的年迈的老父亲和她舍不得离开的刚满两岁的儿子，美国那边有她日夜思念的爱人高志远；这里，有工作、有她所热爱的事业，去了那边她要改行踏入一门陌生的学科领域。不过，去了那边可以学习先进技术和英语，可以一年挣1万7千美元；这儿，有她所熟悉的生活，那边要一切从头开始，而这恰恰是她所渴望迎接的新生活的挑战。……称来掂去，杨露觉得天平的两边一样高，真有一种势均力敌、去不去两可的感觉，又怀着一种不去不甘心的心情、渐渐地，这种心情占了上风，把天平的一边压了下去。……

走到永安里，杨露来到1路公共汽车站等车。这时，一辆小汽车“嘎”地停在了车站前。车门一开，一位身材丰腴、面目秀丽的女人跨下车来。她亲热地大喊一声：“露露！”

“小丽！”

艾小丽是杨露的大学同班同学。十年前，她俩分别从山西和北京的农村知青点来到北京的一所医学院，同窗五载，成了知心朋友。上学时杨露门门功课都是90分以上，艾小丽是她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。毕业时，杨露留在医学院附属医院眼科当医生，艾小丽被分到一所市级医院，也是眼科大夫。两人都在班上的男同学中选中了男朋友，毕业后，在同一个月份结了婚，又在同一年生了孩子，都是男孩。

“我们俩都快成双胞胎了。”有一次，艾小丽和杨露开玩笑，“你瞧，咱俩长得多像。回头我得问问我妈，她一胎生了几个？”

“这还用问吗，你比我大3岁。”杨露一本正经。

“我们俩今生有缘，命中注定要在一起干很多事。将来，我们可以一起提主治医，一起升主任。孩子们也都一起玩、一起长大。”艾小丽问杨露：“有什么不可以一起干的事呢？”

没想到去美国是她们不可以一起干的事。

“露露，我一猜你就签下来了，你的运气真好。”艾小丽羡慕地说。她一把拉住杨露，“来，快上车。”又扭脸朝车上的司机说：“老张，走，开到友谊商店去，买瓶法国香槟，庆祝庆祝。”

杨露朝司机老张点了下头，又朝艾小丽摇摇头：“有什么可庆祝的。小丽，我不去了，你们快忙去吧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有点不想去了。”杨露像是在自言自语。

1路汽车来了，老张把小汽车往前挪了挪，两人也跟了过来。

艾小丽问：“你刚才说什么？”

“不—想—去—美—国。”杨露加大了声音。

艾小丽的眼睛睁得圆圆的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说不清。”杨露的心里乱了起来。

“那好办，我替你去。”艾小丽笑嘻嘻地说，“我做梦都梦见我到了美国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。有一天中午我在科里睡午觉时梦见我到了美国。我发了，我开了好多连锁店，买了大片的土地。等我醒来以后仔细一想，那些连锁店大楼的模样怎么就像王府井的百货大楼，那一大片土地就和当年我们知青大队那片放牛的草地一样。我发现，原来我是梦不到我从未见过的东西的。”

杨露咯咯笑了：“原来还真有人大白天的做美国梦。”

艾小丽捶着杨露的肩说：“死露露你别笑我，我就不信你没做过美国梦。坦白交代，你到底做过没有？”

杨露收住笑，凝眸远眺长安街上的滚滚车流，又收回目光：“说实在的，有一天夜里我还真梦见过一次美国，对，梦见我在美国给白人做手术。你猜怎么着，做惯了中国人黑眼睛的手术，当我看着蓝荧荧的眼珠放着蓝荧荧的光，拿刀的手直发软。那病人还一个劲地催我：‘你快切呀，再不下刀我闭上眼睛啦。’”

两人笑得很开心。艾小丽感慨地说：“美国是世界的首都，移民的天堂。有多少人在做美国梦！我听说，有人花上几万元去买假护照、假签证，办假结婚、假收养，还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去偷渡。你呢，放着一年1万7千美金的美差，还愁眉苦脸的不愿去！天下没有像你一样的傻瓜。”

当晚，杨露独自一人坐在永安里附近的凤凰餐厅里。她要了一杯啤酒，细细地呷着。外边天已黑透，风在不停地刮着。餐厅里停电了，烛光在闪闪跳动。她在回味着上午艾小丽的一番话，美国真的是移民的天堂吗？

“对不起！露露，顶着风骑不快，我迟到了。”杨露眼前晃

动着的人影说。杨露眼睛一亮，是苏超然来了。

“不，你来得正好，是我来早了。”

“你还是第一次比我先到。”

“也许是最后一次。”

杨露轻轻转动着酒杯，苏超然翻看着菜谱，两人相对而坐，一时无言。

杨露自知失言了。可是这真的是最后一次了。只有三、四天就飞越太平洋了，还有上百件事要办，没有时间再聚了。朋友一场，临别我该说些什么？杨露凝视着苏超然，发现在他的双眸里，烛光像火苗一样一闪一闪的，杨露的思绪跳动着……

一年前，杨露的爱人高志远到美国留学去了，杨露带着才满周岁的儿子和一个安徽农村来的小保姆生活。她认识苏超然很偶然。半年前，有一次家里的电视调不出台了，小保姆着急看电视，催她快点修。杨露调了几天没成功，她想起高志远说过他有两个中学同学喜欢鼓捣半导体，便翻出他留下的电话号码本，试着打了起来。第一个人不巧没在，她又打第二个人，也就是苏超然的电话。两人客气了几句，对方很热情，住得又不远，当晚就来了。杨露发现苏超然不光高大英俊，还很能干。他仅用几分钟就调好了电视，还捎带着把家里坏了的耳机修好了，新买的录像机也学会使用了。为表示谢意杨露想请他来家吃顿便饭，时间订在一个星期日的晚7点。不料那天杨露值早8点至下午5点的班，临下班时赶上了急诊大手术，下不了手术台，到家已是晚上9点了。杨露饥肠辘辘地站在自己家的楼下，心情糟透了：苏超然肯定等得生气了，走了。孩子也已入睡，自己还是随便找点剩吃凑合吧。待她懊丧地走上楼打开家门，不禁惊住了：满满一桌热气腾腾的菜肴全是自己本来打算做的，苏超然正踏踏实实地坐在桌旁等她呢。他微笑着将杨露迎进门，请

她入座，兴冲冲地打开了一瓶他带来的酒。他说，是他替她做好了饭，他已有很久没有这么精心地制做一桌晚餐了。

那天晚上真使杨露难忘。从那以后，苏超然经常来杨露家。杨露的孩子出水痘，他和她一起带孩子去医院。杨露感冒发烧卧床在家，他买来水果看望她。杨露要出国，他帮她填表，教她如何和美国领事对答。他们经常来凤凰餐厅吃晚饭，两人都很喜欢这里的干烧鳊鱼。今天，杨露请苏超然来吃晚饭是想向他致谢并道别。此时，她竟一时不知用什么语言来感谢他的友谊才好。

苏超然手里翻着菜谱，眼里却好像什么也没看见。他明白是什么力量使自己顶着五、六级大风，骑了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从北京大学赶到这里。几个月来，只要一见杨露，苏超然就觉得愉快、兴奋，如果数日不见，苏超然就像缺了点什么。上个月杨露去上海开眼科年会，会开了一个星期，苏超然心烦意乱了一周。他天天看中央台的天气预报和新闻联播节目，上海的天气如何，有什么意外的消息没有，他竟一时关心起上海来了。等杨露回到了北京，他的生活才恢复了常态。此刻，他的脑子里万念俱生：她这一走，对自己的生活意味着什么？也许，要从此失去她——尽管我还不曾确切拥有。为什么美好的感情总是刚刚开始就要结束？我该对她说些什么才恰当？

“两位要点什么？”服务员小姐打断了这短暂的沉默。

“嗯，干烧鳊鱼，油焖大虾，炒素什锦，四听啤酒。”苏超然放下菜谱，“你还想要点什么？”

“就这样吧。”

两人又沉默了片刻，终于，苏超然开口了：“签证时挺顺的吧。”

“嗯。我发现 J-1 访问学者最好签了。多亏了你教我的那些

英语对话，几乎全用上了。”

他真舍不得她走，心中有一种难言的落寞。他抑制住内心的千言万语，只是淡淡地说：“还有四天你就要走了，精确计算，不算今天只有三天了。露露，挺牵挂这儿的吧？”

杨露没有感觉出他的心情。她说：“除了儿子和父亲，我还真是舍不得离开我们眼科。毕业五年了，医院重视培养我们这批人，手术机会很多，各种各样的病都见过治过了。现在我真是舍不得走，又想出去开开眼界，去看看人家美国人的科研搞到什么程度了，他们的医学科学都有什么进展。”

“这些天你们医院没说什么？你上个月才提了主治，他们就那样把你放走了？”

“一开始院里不同意我走，不给我开介绍信办护照。院长、副院长、医务处长轮番找我谈，他们说全院百十来口考主治，一共只有5个名额就给了我一个，这说明院里对我很重视。他们还说主治医师是技术骨干，让我别走好好干，再过几年我们这77届就是医院的中流砥柱了。后来我主动提出辞去主治医，把名额让给其他同学，医院院务会上讨论了两次才批准给我开了介绍信。”

苏超然关心地问：“到底辞了主治没有？”

“不知道。前两天补发工资我没去领。领导对外说我辞主治了，但对我单独说，我回来后还是主治医。”

“合情合理，有领导艺术。”

“我们院领导挺信任我，没让我去办公证，证明两年以后肯定回来，否则罚款什么的。我也想好了，反正就去访问两年，学点新技术，英语也过了关，回来还接着看我的病人。”

来电了，灯一下子全亮了。酒菜全上齐了，苏超然一个劲儿地给杨露夹菜，“多吃点鳊鱼，这是我国特产，去了美国就吃不着了。”

“小苏你也多吃点。这些日子你尽帮助我，我真是不知怎么谢谢你才好。”

“用得着谢吗？”

这顿饭杨露吃得很香很饱，苏超然则说他不太饿，吃得不如往常多。结账时，两人争了一会儿，还是让苏超然抢去付了。他凝视着杨露说：“等你两年后从美国归来，我请你去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聚餐。记住，你可要按时回来呀。”

出了凤凰餐厅，苏超然推着车，两个人朝公共汽车站走去。风仍在不停地刮着，路上行人很少。苏超然把杨露拉到自己的左侧，“来，走这边，我可以为你挡点风。”

前面就是车站了，苏超然突然停下脚步，说“露露，走，到你家去，我帮你捆行李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杨露没坐公共汽车，两人在风中边走边谈，苏超然介绍着自己三次访美的所见所闻。不知不觉间他们从永安里走到了东单。到杨露家楼下时，风更紧了，天边开始落下小雨点。苏超然把车锁在楼道里，回头望望天，庆幸地说：“天知我心呵，这雨要是早下一会儿，我们就没法饭后散步了。”

回到家，杨露的儿子和小保姆都已睡熟，她把苏超然让进了自己的卧室，转身去厨房冲了两杯雀巢咖啡，端进卧室放在写字台上。

苏超然神秘地一笑：“可以暂时闭上眼睛吗？”

杨露顺从地眯上眼睛，她看见苏超然低头从书包里拿出一个大纸包。小苏要抬头了，她赶忙闭紧了双眼。

“可以睁开了。”

杨露看见苏超然手中拿着一套女式西服套装。

“伴你出访，够格吗？”

杨露接了过来。半日时装工作室出品，太时髦了，一定很

贵，会花掉小苏几个月的助学金。她想：我该回赠他什么呢？

“我去厨房拿咖啡知己，你试试看合不合适？”

.....

苏超然发现杨露漂亮极了。未经修饰的直直的乌黑长发像瀑布般从头顶一泻而下，散落在雪白的颈后和高高的胸前，下巴圆圆的，一条猜不透的曲线，不说话时嘴角弯弯，说话时双唇翘翘，有一种说不出的迷人。最吸引苏超然的是杨露的双眼，是从她双眸中流溢出来的目光。这目光柔和似水，如梦如幻，这目光使苏超然的目光久久不愿离去。杨露被苏超然看得不好意思地垂下了眼帘。她的眼角一点皱纹也没有，在这套新潮西服中，她是那么年轻、曲线分明，充满着女性的温柔。

苏超然再也忍不住了，一下子把她揽入自己的怀中，用自己的脸颊抚摸着她的柔发，他血管里的血流加快了，心怦怦跳动。“你真美。”他喃喃着。

杨露能感觉到苏超然的突突心跳。她已经有一年没有和一个男人这样接近了，她心慌起来，从他的怀中挣脱出来，双脚向后一退，一下子坐在了床上。

苏超然跟着坐在了杨露的身旁。他一根根地把她面庞上的发丝拂至耳后，低低地问：“到了美国会不会把我忘了？”

杨露的脸红红的，摇摇头，眼睛转了转。

“给我写信。”

杨露微微点点头，忽闪着大眼睛，长长的睫毛聚在一排，又分为两列，瞳仁从睫毛中跳出，清澈明亮。

“你的眼睛会说话，露露。”他吻了她一下。“12点了，我今晚不走了，好吗？”他耳语着。

“不好。”她躲闪着他火热的双唇，惊慌地说。

“我没带雨衣……”

“女式雨衣行吗？”

“宿舍门关了，我进不去了。”苏超然的手在摸杨露的衣扣。

杨露推开他的手：“小苏，我真的希望你今天晚上走。”

苏超然的脸涨红了，说：“这么美好的夜晚，我们在一起会很愉快的。”

“我不想这样。”

苏超然的目光触到了杨露的目光，他的心快跳出来了，他激动地不顾一切地搂住了杨露，喘息着，用手解开了她的衣扣，把脸埋在了她那丰满的胸脯上。

杨露的浑身在发热，身子越来越软了下去，感到自己很难抗拒苏超然的力量。她求助般地望望挂在墙上的新婚合影，高志远在微微笑着。

杨露心中一震。她不知一下子从哪里来了很大劲，一把推开他，猛地站了起来。“你走，小苏，我讨厌你！”

苏超然尴尬地怔住了，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。倏地，他一把抓起书包，扭头冲出了杨露的家门。

杨露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，她顾不上换衣服，立即奔向阳台。雨真大，雨柱劈头盖脸地向下砸。风斜斜地刮着，呼啦啦地把大雨吹到了阳台上，杨露的全身一下子全湿透了。她想去追回小苏，又觉得不能。她不顾大雨扑身，扒住阳台边，向下望去。路灯下，只见一个人影推着自行车，冲出了楼口，冲向了大雨滂沱的夜幕中，慢慢地渐渐地远去……

泪水和雨水在杨露的脸上流淌，咸咸的。直到苏超然的人影完全让雨幕吞没了，她才回到了卧室。她瘫软在床上，湿湿的一滩，眼泪汨汨流出，“小苏，你要是志远就好了。”她觉得自己太爱志远了，志远离自己太远了。渐渐地，她困了，累了，不知何时，睡着了。

整整忙了三天，杨露每天只睡三、四个小时，都忙麻木了。

明早就要启程了，当夜幕又一次降临，杨露独自收拾着行李，心里总觉得还有件事放心不下。那天下那么大的雨，小苏冻病了没有？他赶回宿舍了没有？杨露心里不安起来，推开阳台门，她仰望望着星空出神。或许小苏和自己就像这天上的两颗星星相遇，彼此问声你好，擦肩而过，各自沿着自己的运行轨道，消失在茫茫宇宙之中。

门铃响了，有人在敲门。杨露朝小保姆那屋喊了声“我去”，抢步来到门口。她定了下神，捋了一下头发，打开了门。

果然是小苏。杨露两眼发直地看着他。

“不欢迎？”苏超然微笑着问。

“噢，请进。”

杨露把苏超然请进了卧室。屋里乱极了，她腾出一把椅子，说：“请坐，对不起，太乱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们把行李捆起来屋里就整齐了。”苏超然没有坐，他开始往大号人造革箱里放东西。

杨露顺从地和他一起装箱子，小心地把已洗熨干净的苏超然送的那套西服套装放进箱底。不一会儿，堆得像小山一样的东西全不见了。两箱托运的行李捆好后，两人又把随身带的两个包清点好。苏超然特意把杨露的护照、签证、IAP-66表（交换学者资格表），美元、电话号码本，乘晕宁药片等重要物件放在她的一个衣兜里，用别针别好，嘱咐她千万别丢了。

一切都已收拾好，屋里干净利落了。苏超然拿起书包：“露露，我走了，明早我去机场送你。再见！”

“等等！”杨露的话音刚落，门铃又响了。

杨露把苏超然留在卧室，一人来到了门口。

是艾小丽来了。杨露冲了杯咖啡，放在门厅的饭桌上：“小丽，喝杯咖啡。”

“露露，听说你昨晚到我家找我去了。”

“是呀，你不在，上哪儿消磨去了？”

“和徐光华一起去北京音乐厅听音乐会去了。哎，露露，你儿子宝宝怎么办？决定了把。”

“决定了，放在他奶奶家。”

艾小丽环顾四周，接着问：“房子呢？如果租出去，像你这样的两室一厅带管道煤气、抽水马桶和浴室，每个月可以收200元房租。你记得那个司机老张吗，他正在找房……”

“算了吧，两年就回来了，甭折腾了。”

“露露，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借给他吧，他真是可怜，祖孙三代只有8个平米。”

“那好吧，只借两年。”

艾小丽高兴地说：“你真给面子！谢谢你啦。”她喝着咖啡，羡慕地说：“高志远真有本事，给你找的这份工作真不错。你干一年就是1万7千美金，顶上我好几十年的工资了。”

“可惜不是去眼科，是去细胞生物学系。”

“他现在学上得怎么样了？”

“已经一年了，十几门课都已修完，正准备通过博士资格考试。他挺忙的，信来得越来越少了。”

艾小丽从手提包里取出一条景泰蓝项链挂在杨露的脖子上。“我也没有什么太高级的东西，十年的友谊，藉此留个纪念吧。”

“谢谢你，小丽。”杨露也取出自己的礼物，是一件粉色睡裙。

艾小丽抖落开睡裙往身上比试着说：“看来这世上唯有露露最知我心，买的东西最合我意。……哎，露露，东西收拾得怎么样了？怎么也不让我进屋看看。”

“有一位朋友在里边。”杨露只好打开了卧室的门。“小丽，这是志远的中学同学苏超然，他现在在北大法律系上学，读硕